

# 晏陽初新傳

(一) (本文插圖刊第6、27頁)

●晏明撰文·王成聖校訂

## 幫助窮人心有火種

中國近代傑出人物，晏陽初當之無愧。

雖然他未領一時風騷，驚天動地，但論事功、理想與志業，近代史上少有人能企及。

他是平民教育家，畢生獻身為窮苦大眾服務。自青年時代起，竭盡所能幫助農人、工人，教他們識字、求知，擺脫困境，邁向人生新境界。他不但協助中國人，也協助亞洲、非洲、南美洲等落後地區的人民，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欽敬。

晏陽初是虔誠的基督徒，但他的信教不是刻意追求，而是自幼讀西學、上洋學堂，水到渠成。其實他的家庭是道地的儒家背景，曾熟讀四書五經。他自稱心中有把助人的火種，這種火種即來自讀過的古書，像孔子的民本思想及天下 하나의觀念，還有孟子的「民為貴、君為輕」的說法，使他立志從事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，不論在國內或海外，均以實踐民本思想，達成天下一家為最高宗旨。

晏陽初活了九十八歲，於一九九一年辭世。不過他對自己的年紀却另有說法：他生在四川巴中縣的一個書香世家，但究竟在那一年？自己却不敢肯定，他自認生於公元一八九三年十月廿六日，但他家鄉的親人却說他生於一八九〇年。這是因中國人的傳統，家有長輩小孩從不過生日，長輩也很少提及，等親人過世便弄不清了，所以他究竟壽數幾何？只知道個大概。

## 幼時頑皮嚴母責打

晏家在巴中縣是個世家，已繁衍了許多代。他出生時家中共有三男四女，他是么兒。父親晏美全，字美堂，是個塾師，兼諳中醫藥，教書之外，也為人開方看病，仁心仁術，很得鄉人敬重。在他的記憶裏，父親仁慈溫和，對他們兄弟姊妹很少疾言厲色，反而是母親管教嚴厲，他的母親吳太夫人出身巴中縣的元潭鄉，家境優裕，有世家風範，憑媒妁之言，嫁給讀過書的父親。她對於管教子女自有標準，必須循規蹈矩，不准稍有逾越。晏氏記得當他六歲時，年近卅歲的大哥已娶妻生子，有一次重陽節和朋友去登高，興奮之餘，飲酒賦詩，不知不覺竟然喝醉。歸途又遇

到一位晚輩，兩人言語衝突，大哥把人家痛罵一頓，這名晚輩向母親告狀，晏母聽後大怒，拿起鞭子，召集他們兄弟姊妹，當着家人的面，把大哥一頓好打。她說：「你這種行為怎能為弟妹的表率」。那時大哥已貴為巴中縣游擊（武官名）的掌稿（文書），在地方上也算頭面人物，但挨了母親責打一聲也不敢吭。此事使晏氏後來與酒畢生絕緣，永不沾唇。

晏陽初是家中的么兒，備受寵愛，但也挨過嚴母刻骨銘心的責打。當他幼時，鄉下沒什麼娛樂，不過找根竹竿當馬騎，亦即竹馬，他常和二哥在河邊騎馬遊戲，那時二哥會拳術，他也跟着學了幾手，不料因此惹來一場禍事。有一次途經一廟，正演戲酬神，鑼鼓喧天，他雖在人羣中看得如醉如癡，突被人自背後一推幾乎跌倒，回頭看一位同學正得意的惡作劇式的咧着嘴笑，他一怒揮手打去，對方的臉上顯出五條血指印，他未想到練過拳的手如此厲害，一時驚呆住。而同學却哇哇大哭着離去，他預料同學必向母親告狀，懊悔萬分，東蕩西遊，不敢回家，直到深夜，才偷偷溜進房，蒙頭大睡，希望就此了事。不料母親還是提着燈籠來了，揭開被子，痛打屁股，他忍着痛不敢哭。這件事使他學會忍耐。後來在人生道上，他的自制力甚強，即得力於母親的教誨。

### 入西學堂為轉捩點

晏陽初以字行，派名與復，又名遇春，家人稱他為雲霖。他生長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，在國家來說是清皇朝崩潰，民國肇建，在社會則是新思潮激盪，舊傳統頑強。所以他讀書是又中又西，新舊兼習。由啟蒙開始，先讀「三字經」、「百家姓」、「千字文」、「千家詩」、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、「大學」、「中庸」、「書經」、「詩經」，讀的書雖多，但他並不懂書裡的含義，不過他自小喜愛朗誦，讀起來不以為苦，所以從不逃學。可是這些似懂非懂的古書，在他成長以後，却逐漸在腦海發酵，而成爲他進德修業的因子，民本思想及關懷平民的觀念於焉建立。

十二歲那年是晏陽初生命的轉捩點，大約在一九〇三年秋，他由大哥陪同離開巴中縣前往保寧府，進入由基督教傳教士興辦的西學堂讀書，這一決定改變他的一生。

他的父親送他進西學堂，也是個大膽的決定，當時民風保守，西洋傳教士很受排斥，但英國來的「中國傳教會」不避困難，他們傳教兼行醫，在中國活動。一八五四年傳教士戴德生（James Hudson Taylor 1832—1905）來到中國，創立內地會（China Inland Mission）傳教，確立了四個原則，首要條件即與中國人打成一片，生活起居、衣着習俗完全中國化。其次是跨越教派，任何教派皆可參與，並接受任何國家的捐款。這個教會發展迅速。一八九五年在保寧興建西學堂，由青年牧師（William H. Aldis 1871—1947）負責主持，曾遭川督驅逐，但他仍回到保寧，並聘晏氏的父親充當中文教師。晏父在西學堂體會到除古書外，世界尚有學問待人學習，於是決定送幼子進西學堂學習西方知識，當晏氏成行時，他的母親沒有阻攔，沒有流淚，並以開明的口吻激勵他說：「男兒志在四方，你出去要好好的讀書，見見世面，將來出人頭地，也替家鄉及晏家增光」。於是他帶了個小包袱，裏面是換洗的衣物，跟着大哥步上征程。

### 讀英數有世界宏觀

這時四川游匪甚多，旅人多結伴而行，與他們同行的是鹽販苦力。川境多崇山峻嶺，所走的是蜿蜒小徑，這些鹽販身攜兩三百斤重的鹽包，爬山越嶺，氣喘如牛，上山下山，匍伏而行，萬一步不穩，跌下山谷即會粉身碎骨，棲村野陋棧，十多人擠在一間房，地面鋪上薄薄的稻草。睡前，苦力們解開上衣，用濕布擦拭血汗，肩上紫疤累累，望之怕人。使晏陽初小小的心靈，大受震撼，立志為解除同胞的痛苦而努力。

到了西學堂，大哥把他交給姚牧師，自己去住客棧，他被安排住進學生宿舍，可是因初離家人，同學又陌生，夜間他竟號啕大哭。翌晨，姚牧師把大哥找來，指他年齡還小，要求把他帶回，過兩三年再來，使他覺得很沒面子，主動要求姚牧師，再讓他試一晚，這一晚他忍着淚水不哭，才留了下來。

在西學堂姚牧師是校長，也是教師，他教英文、數學、地理，逐漸建立了他的世界宏觀。除西學門徑和基督信仰以外，西學堂還給了另兩項影響，其一、是唱詩，那是他不懂樂譜，只是跟着老師撇開喉嚨喊，但聖詩清麗的韻律，莊嚴的詩句，使他極為感動，而引為生活的娛樂，一直到中年、晚年，只要唱幾首聖詩，聽一些聖樂唱片，即可解除疲勞。其二、是運動，姚牧師很注重體育。經常有課外運動，晏陽初學會了乒乓球，打得不錯，也學會了操練，最喜歡齊步走，踏下去的每一步都用盡了力量。一年下來，使他壯如小牛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步行六百里山路，毫不辛苦。由於長年爬山，奠定身體健康的基礎。

### 遇史文軒結成知己

後來姚牧師離華返英，把他介紹到成都華美高等學堂去進修。「華美」是四川西學的最高學府，由美國的「美以美教會」所辦，教師都是美籍傳教士，在這裏他學會打棒球，成了很不錯的棒球選手。但不久他還是離開了「華美」，未唸畢業。他離去的原因是「華美」不重視道德教育，學生賭博、喝酒，還幹其他壞事。

姚牧師介紹他去見成都的一位青年牧師史梯瓦特（James Stewart），此人對他日後的生活思想影響很大。那時大約是一九一一年夏秋之交，史氏在成都籌設一個聚會所，以娛樂和文化來輔導青年。兩人一見如故，傾談甚歡。史氏邀他幫忙，晏氏為此會取名為輔仁學社，取「以仁輔友」之意，史氏佈道講學，由他譯成四川話。兩人相處日久，感情日深，晏氏為史氏取了「史文軒」的中國名子。

一九一二年，晏陽初廿歲，史文軒表示要協助他到香港大學讀書。這是大事，他回家請示母親。這時他父親因久病逝世，但奉養母親的二哥，力主他赴港求學，母親也不反對。於是鄉下一個窮孩子，踏上赴港求學之途。當時民國初立，百廢待舉，交通也不發達，他有時坐船，有時走路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到香港，好友史文軒陪他吃盡苦頭。（未完待續）